

朱德群，离乱未必失故乡

■蔡天新

有趣的是，由于朱德群的中学毕业文凭迟迟没有发下，便拿了堂哥朱德群的证件去报名，结果是，哥俩终生使用同一个名字。

两年以后，日军侵入中国腹地，杭州艺专也像同城的浙江大学一样不断西迁。虽然是在离乱中，但这所堪称新艺术摇篮的学府给了朱德群丰富的营养。事实上，在他呱呱坠地的时候，杭州艺专两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正在法国求学，一位是后来成为首任校长的林风眠，另一位是为朱德群打下坚实素描基础、深得西方艺术精髓的绘画系主任吴大羽，这两位都专攻油画。还有一位赋予朱德群中国绘画精神的大画家——潘天寿，也已经崭露头角。等到朱德群来到杭州，这三位画家均已达到艺术的巅峰，他们亲自给学生授课和指导。

朱德群的同学中，也有几位日后与他并肩齐名的。其中，同样留学巴黎并成为抽象画大师、当选法兰西艺术院院士的赵无极比他小一岁却高一年级，而吴冠中（在朱德群的鼎力推荐下成为法兰西艺术院的通讯院士）比他大一岁却低一年级。巧合的是，他们三人（都年近九旬仍笔耕不止）都是江苏人，吴早年也曾留学巴黎多年，只不过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即回国了。吴冠中当年就读的是浙江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，在暑假军训期间他与朱德群结为挚友，受其影响，他弃工从艺，重新考入杭州艺专。

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，杭州艺专不停地迁移。朱德群在离乱中完成学业，留校做了助教、讲师，一直潜心创作。之后，他又转到同在重庆的中央大学（今南京大学）任教。1947年，他随中大返回南京。不幸的是，在沿长江乘船顺流而下途中（安庆附近）遇到了暴风雨，几乎覆舟丧生，随身携带的800多幅画作全部浸泡在江水中，这是朱德群遭遇到的又一次艺术“失却”。此前，他留在家乡的早年习作也被日军的炸弹焚毁。之后两年他的作品同样未能幸免于难，在中国台北从事新闻业的妻兄的邀请之下，朱德群全家在解放大军南下前夕离开大陆，把全部画作托付给老同学，自然难逃后来的“文革”劫难。

二

在台湾，朱德群可谓是白手起家，除了担任师范学院艺术系副教授，还成功地与人举办了联展。此外，他还广交各界朋友，并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董景昭，那是在1952年。三年以后，当朱德群去巴黎访学进修时，在船上再次巧遇董景昭，她当时是去马德里皇家艺术学院留学。在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中，这对年龄相差12岁的师生走到了一起。由于离婚的复杂性，以及董父的坚决反对，他们直到1960年才举行中国式的婚礼。当然，这也成为朱德群在巴黎存活下去的源动力。

朱德群抵达巴黎时已经35岁，40岁再婚（正式公证结婚时他已经61岁），此后他的生活便固定不变了。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，他画的都是具象的作品，而上个

1920年，朱德群出生在江苏徐州西南萧县白土镇（1952年划归安徽）的一个医生世家，本名朱德萃。他的祖父是当地有名望的中医，父亲不仅继承了祖父高超的医术，同时还是一位有品位的书画收藏家，并擅长画中国传统的水墨画。朱德群自小受到艺术熏陶，在徐州读完中学以后，他在父亲的支持下，于1935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（今中国美院前身）。



朱德群 希望之光 65×55cm 布面油画 1993年 浙江美术馆藏

世纪50年代的巴黎却早已是抽象绘画的天下。对现代艺术家来说，通过对共同经验的描绘直接与大众对话已经是不好意思的事情了。早在朱德群出世前的1910年，法学博士出身的俄国画家康定斯基便开创了抽象艺术，即那种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主题的绘画，形成了一种非客观物体的画风。显而易见，朱德群想要在巴黎立足，非得要“转型”不可，这使得他又一次面临艺术“失却”，这回他已是人到中年了。

在康定斯基的热抽象和蒙德里安的冷抽象之后，欧洲又相继出现了德洛内的色彩抽象主义（诗人阿波利奈尔称之为俄耳甫斯主义）和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。二战结束以后，美国人波洛克开创了行动绘画，使得新大陆的艺术异军突起。可是，所有这些画家的作品均未能打动朱德群，倒是一位不起眼的小人物、生在俄国长在比利时的画家尼古拉·德·斯塔尔改变了他。

德·斯塔尔比朱德群年长六岁，十月革命以后，随家人流亡到波兰，不久他成了孤儿，由布鲁塞尔的亲戚抚养长大，后来被送

进皇家美术学院。他也是到法国以后改变了画风，成了巴黎抽象主义的代表人物，不料刚过40岁便因为对艺术的迷惘自杀身亡。阿纳森在《现代艺术史》中称他能在保持形式抽象的同时点明主题，某些作品有空气感和神秘感。1956年，德·斯塔尔回顾展在巴黎揭幕，朱德群被一幅标题为《花卉》的作品迷住了。这幅画表面看起来是色块和线条组成的抽象构图，可是眯眼远看，一簇栽在盆里的花的景象蓦然显现。这使朱德群想起了老子的话：“惚兮恍兮，其中有像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”

那会儿，朱德群正经受社会地位的下滑和失语症的焦虑，加上经济拮据，虽有爱情但却得不到家人的支持，个人生活和艺术均遭遇了挫折。是老子的哲学和德·斯塔尔的作品让他重新确立了绘画的目标，和赵无极一样，朱德群发现，中国水墨画和书法中包含了无限的抽象性。比起德·斯塔尔来，他不仅更容易进入抽象的境界，且能出入自由。朱德群说过，“在抽象画中得到的自由感，确实令人痛快舒畅。”

三

相比波洛克和德·斯塔尔，朱德群比较幸运，他找到了可以持久创作的方向，即表现心灵沉淀以后的抽象风景，那样一来，他早年在中国持续不断的迁移就成为他灵感的源泉。他把记忆中的风景通过心灵“内化”，然后用彩笔表现出来，变成了“虚拟的风景”。同时他也从德·斯塔尔那里获得启示，“抽象并不排斥具象”。似乎早年的生活在越久，日后的艺术生命也越长。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，朱德群终于在巴黎取得了成功，他尤其喜欢表现变化着的景色，例如大海、早晨、季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客居杭州的台湾收藏家徐承中先生曾送我一幅朱德群的石板画《金秋》（2006），在客厅和书房里轮流摆放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仿佛看见金黄色的稻谷云层一般堆积在天空，而底下一堆细碎分离的物质则让我联想起动物的内脏。

久而久之，我从中感受到一种骨肉的散分之情，但却带着几许温馨和甜蜜，没有丝毫的乡愁。朱德群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，饱读诗书。事实上，古诗一直是他的灵感的源泉，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沉湎于唐宋的秋意中，而这两个朝代之间的南方小国南唐的后主李煜则是他最喜爱的诗人。想必朱德群也熟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下面这句诗，“离乱失故乡，骨肉多散分”。巧合的是，这首诗中所写的朱陈村不仅是朱姓氏族的集聚地，也位于徐州北郊，离他的出生地萧县不远。即便到了暮年，朱德群也没有叶落归根的意愿。可是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故乡却从未失去过，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，盘踞在他的画布上。

与毕加索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在他的代表作《梦想的诗学》里这样写到，“一旦诗歌的形象在某一单独特征上有所更新，便会显示出某种原始的淳朴”。对绘画来说无疑也是这样，保尔·克利如此，霍安·米罗如此，朱德群也是如此，即使到了晚年，他的作品仍展现出孩童般的好奇、灵动、流淌的姿态。面对这样的作品并不需要人们以为的那样若有所思，而只需要拥有纯真、惊喜的本能和自然、发泄的倾向。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施莱格尔说过这样的话，“一气呵成的创造”，这与杜甫的“下笔如有神”同样指的文学，可是对朱德群那样的画家也不例外，这位身高1米82的东方人身上总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，经常是躲进画室成一统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朱德群在接受一位台湾批评家采访时提到，他画画时感觉就像是在壮游，有时候，这种壮游埋在他的记忆里很久以后，才被画布唤醒。看来对朱德群那样的画家也是如此，只不过他定居在异乡，早年的壮游更为遥远和丰富。哥伦比亚小说家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·马尔克斯称赞朱德群的画是“生命和宇宙的魔幻现实主义”，他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西班牙朋友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显而易见，加西亚·马尔克斯所说的宇宙即朱德群心中“虚拟的风景”。